

中华经典藏书

顾迁 译注

淮南子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藏书

顾迁译注

淮南子



NLIC2970802169

中華書局

前 言

一 《淮南子》和刘安

《淮南子》一书取材宏富，广大深远，天文地理、兵略治术、草木鸟兽、风俗道德等无不言及，可谓融天道人事于一炉。明代许国说：“考其书，原道德则依《庄》、《列》，推阴阳则准星官，辨方舆则赅《山海》，纪四时则征《月令》，综政术则杂申、韩，以至《离骚》之奇，《尔雅》之正，文、邓之辩博，仪、秦之短长，隲绝瑰琦，无所不有。”（明汪一鸾刻本《淮南鸿烈解》序）由此言，一方面可见《淮南子》之丰富多彩、雄奇博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的驳杂多方。《淮南子》一书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所集体编撰，成书大约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登基之间，正是汉家奠定大一统王朝的关键时期。《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史通·自叙》）的叙述方式或许正是汉初思想宏大而驳杂的反映。

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叙目》论其思想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时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

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并且认为：“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据高诱所说，《淮南子》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的流行。但对于这部驳杂的著作，很多学者又都怀疑刘安所述“大道”不单以老、庄思想为核心，有人更干脆说与儒家孔子之道是一致的，或者更具体分析各篇章内多矛盾、重复之处，以上诸多纷纭，都反映出《淮南子》一书的芜杂。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武帝刘彻的叔叔，他从小就不喜欢畋猎游玩，而特别偏好文学艺术活动。刘安的父亲是厉王刘长，也就是高祖的小儿子、文帝的弟弟，因为骄纵自大而遭罪，最后绝食而死。文帝八年时，出于对少弟的哀怜，将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封了侯，刘安称阜陵侯，十六年，又立刘安为淮南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馀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其中《内书》、《内篇》即流传至今的《淮南子》，可见，刘安的文学才华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但其中“上爱秘之”之“爱”，意义颇可推敲，多数人解释为

“喜欢”，认为武帝对于《淮南子》采取欣赏的态度。但我认为这里的“爱”通“菱”，《尔雅》说：“菱，隐也。”《离骚》所谓“众菱然而蔽之”，皆隐秘之谓。这里是说，武帝将《淮南子》秘藏起来。这么解释，是和武帝时期的思想国策相联系的。学者大多认为刘安献《淮南子》是在武帝建元二年（可参阅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其时偏爱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尚在，武帝在政治上尚未有大的作为。到了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其后武帝改元为元光，接着才有元光元年的董仲舒“天人三策”，随之迎来武帝朝“独尊儒术”的格局。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武帝对这部以老庄为本，杂糅各家的《淮南子》并不一定有特别的爱好，“爱秘之”也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因为黄老之术在武帝心中的地位并不高。

但是，淮南王刘安本人上书却不是为了展示文辞的华丽和丰富，他最关心的是提供一种治国方略。他在《淮南子》最后一篇自序性质的《要略》里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窹。”他对集合自己和广大门客智慧的《淮南子》抱有很大信心，认为其中“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何宁在《淮南子集释》（《做真》篇）中也说：“《淮南》一书，于时政多所怨责，其词急切。”又说：“高诱生汉武独尊儒术之后，

故以圣人为孔子，《淮南》意非如此也。”可谓深得刘安之心。但可惜的是，武帝朝独尊儒术的国策没有使他有所作为，淮南王刘安最终只是成为政治纷争当中的一个牺牲品。

二 阅读《淮南子》的基本参考书

历史上最先为《淮南子》作训解的是东汉学者高诱和许慎，二人的注解本来并行于世，后来混杂了起来，以致很多地方分不清是谁的见解。后世学者在分别高、许方面作了很多考证。高、许之注成于东汉，离西汉尚近，很多阐释非常精彩，是我们阅读《淮南子》最重要的参考。

宋明以来，《淮南子》刊行过很多次，流传很广，但也造成了很多讹误和脱漏。清代考据学兴盛，很多学者广采众本，精心校勘，作出了不少成绩。乾隆年间，庄述吉出了一个校订本，很受欢迎，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朴学大师王念孙对《淮南子》进行了文字校理，其改动往往精确不移，其说存于《读书杂志》。清末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沿着王念孙的方法，又有不少开拓。

现代学者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于省吾《淮南子新证》等在字词训释、文义阐读方面都有着很细致的理解，很多考证不仅涉及《淮南子》本文，更扩及东汉高、许原注的校勘和阐释。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广搜众本对勘，当时称为大作，胡适赞为“总账式”，成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淮南子》研究者最重要的参考书。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集解》并非完备，杨树达就提出了不少批评。上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两部以古本为底本，广集旧说加以考辨的《淮南子》校释著作，即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与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此二书非常清晰完备，是目前学习、研究《淮南子》最重要的参考书。何、张二位作者出版各自著作时，似并未见到对方的著作，据以校释的底本也不一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互有补充，合二书而观之，无所谓优劣长短，读者正可以左右采获，互相修正。此二书对笔者的注释影响最大。

除了上述用文言或者浅近文言撰写的著作，还有一些对《淮南子》的简明注释加以白话文今译的作品。如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对《淮南子》用力很深的一部全文注释翻译的普及本，释义准确，能以音韵通转解释文字，且立说平实可信，引用旧注旧说多交待出处，对清儒及近代学者的考证间有反驳，亦言之有据。许著对本书的注释启发很多。刘康德《淮南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注释和译文较为简略，但每段末尾所附“评析”抉发思想要义，较有特色。以上两种可以作为入门性质的参考。

对于《淮南子》思想内涵的研究，可以参阅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以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的相关部分。

三 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明代金陵名人顾起元针对《淮南子》的“时乎复，时乎杂”，提出应当删减全书，所谓“裁诞也，裁习也，裁杂也，裁复也”，最好要“剔去其秽，而总为全瑜”（见明张焯如集评本《淮南鸿烈解》）。本书作为《淮南子》的选译本，尽量选取每篇论述的中心要义部分，对于大量采集《吕氏春秋》、《山海经》、《禹贡》、《庄子》等部分，多从裁减。本书对篇章段落的取舍，绝不敢说达到了顾起元的标准，只是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淮南子》一书的主要旨意。

本书以何宁《淮南子集释》作为底本，每一篇下首先列有介绍性质的解题，次原文，原文又分成几个自然段，注释和今译缀于每段之末。本书对字词的注释力求简明，如果高诱、许慎的原注较为清晰，就直接采用，标以“原注”，清儒及近现代学者的校释成果也多具名，行文尽量避免烦琐；在此基础上，译文尽量做到流畅自然。

顾 迁

2008年11月10日于南京大学南园

目 录

卷一	原道	1
卷二	俶真	23
卷三	天文	44
卷四	地形	63
卷五	时则	79
卷六	览冥	93
卷七	精神	108
卷八	本经	127
卷九	主术	140
卷十	缪称	158



卷十一	齐俗	175
卷十二	道应	191
卷十三	汜论	201
卷十四	淫言	210
卷十五	兵略	219
卷十六	说山	236
卷十七	说林	245
卷十八	人间	252
卷十九	修务	262
卷二十	泰族	277
卷二十一	要略	289



卷一 原道

解题原注说：“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道”是《淮南子》一书反复阐述、描摹的思想精髓，它超越时空、无声无形，而又无所不在，是万事万物的母体。在自然之道的滋润引导下，人类要秉持“清静”、“无为”的信念，保养精神、守护形气，达到恬淡自足的境界。这是本篇也是《淮南子》全书的宗旨。

原书二十一卷，每卷皆称“某某训”，本篇旧多作“原道训”，清儒姚范认为“训”字乃“高诱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诱《序》中所云‘深思先师之训’也”，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淮南子》全书篇名中“训”字都是后人加上的，高诱注释、称述本书篇题时也并无“训”字，今皆予以删去。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①，析八极^②，高不可际^③，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④。原流泉淳^⑤，冲而徐盈^⑥，混混滑滑^⑦，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⑧，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⑨，舒之幌于六合^⑩，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⑪，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⑫，紘宇宙而章三光^⑬。甚淖而溷^⑭，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注释：

①廓：扩张。

②析(tuò)：通“拓”，开。

③际：达到。

④禀授：给予。

⑤原：同“源”。淳(bó)：涌。

⑥冲：虚。

⑦混混：水奔腾急速的样子。滑滑：水流急疾的样子。滑，通“汨”(gǔ)。

⑧植：立。

⑨施：延，引。此马宗霍说。

⑩舒：散。幌(mì)：帐幔，引申为覆盖。六合：指天地之间。

⑪约：收束。

⑫四维：指天区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角。

⑬纮(hóng):维系。章:明。三光:即下文的日、月、星(历)。

⑭淖(nào):柔弱的样子。溇(gē):粥多汁,这里与“淖”同义,都是形容道的柔和。

译文:

道,覆盖苍天,承载大地,延及四面八方,高到无法触及,深至不能测量,包裹天地,在无形无兆中化成万物。它如泉水涌出源头般,开始虚缓,渐渐盈满,进而滚滚奔流,由浑浊变为清澈。它立着能充塞天地,躺下又广斥四方,延长下来及于永恒,根本不能用早晚来衡量,它舒散下来能覆盖天地四方,卷缩起来却又不满一把。它既能收缩还可舒展,既能幽暗又可明亮,既能柔弱也能刚强。它横贯四维,蕴涵阴阳二气,维系宇宙,彰显日月星辰。它既柔靡又纤微,凭借它,山才能高耸,渊才会深邃,鸟兽才能飞翔、奔走,日月星辰可以明亮、运转,麒麟、凤凰等祥瑞才能出游翱翔。

太古二皇^①,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②,轮转而无废^③,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④,龙兴鸾集;钧旋毂转^⑤,周而复匝^⑥。已雕已琢,还反于朴^⑦。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⑧,有万不同而便于性^⑨;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与宇宙之总^⑩。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⑪,节四时而调五行;响谕覆育^⑫,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⑬,角觫生也^⑭;

兽胎不𧈧^⑮，鸟卵不𧈧^⑯；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⑰；虹霓不出^⑱，贼星不行^⑲。含德之所致也。

注释：

①泰古：远古。二皇：原注说：“伏羲、神农也。”

②运：行。滞：止。

③轮转：像轮子转动。废：休止。何宁说：“轮自绕轴而转，无轴之止，则轮不可转，犹地滞而天运也，故以为喻。”

④鬼出电入：原注说：“鬼出，言无踪迹也。电入，言其疾也。”

⑤钧：制作陶器的转轮。毂(gǔ)：车轮中心插轴的部分。

⑥匝：合。

⑦反：同“返”。

⑧恬愉：原注说：“无所好憎也。”矜：自大。

⑨有：包容。便：顺。

⑩与：于，如。此字旧本多脱，今据何宁说补。总：合。

⑪优：柔。和：调。

⑫响(xǔ)谕：通“煦姬”，体恤培养。

⑬奋：壮。

⑭角觝(gé)：麋鹿等的角。

⑮𧈧(dú)：原注说：“胎不成兽曰𧈧。”

⑯𧈧(duàn)：原注说：“卵不成鸟曰𧈧。”

⑰孀：寡妇。

⑱虹霓：古人虹霓与彗星常常并称，认为都是灾异反常的现象。

⑲贼星：古代指陨星、彗星等“逆行”之星。

译文：

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圣皇，掌握了大道的根本，挺立在天地的中央，精神和造化相融，安抚着天下四方。因此能使天行地止，如车轮绕轴、水流低处般永不停息，和天地万物相始终。就像风起和云涌、雷鸣和雨降般相互感应；又像鬼神、闪电稍纵即逝，又如神龙、鸾凤飞临集合；还像钩器和车毂旋转无穷、周而复始。已经被雕琢修饰的，让它们返回质朴。顺应自然所做的事自动契合着道，朴实无华的言论也与德相合；恬静愉悦不躁不骄，求得广泛的和谐，包容万物不强求统一，来保持、顺应各自的天性；精神既能依托在毫末之上，又能扩展到广大的宇宙。两位圣皇的德行使天地柔顺、阴阳调和，四季有节而五行有序；他们关怀培育万物繁衍生长；滋润着草木，浸润着金石；飞禽走兽长得又肥又壮，羽毛润泽光亮；羽翼坚硬有力，兽的骨角生长正常；走兽不怀死胎，飞禽孵蛋成鸟；老父没有丧子的悲痛，兄长没有失弟的哀伤；孩童不会成孤儿，女子不会当寡妇；异常的虹霓不会出现，妖星不在天空运行。这些都是二位圣皇广怀德泽所致。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①，乘雷车^②，六云霓^③，游微雾，骛恍忽^④，历远弥高以极往^⑤。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⑥，扶摇挈抱羊角而上^⑦，经纪山川^⑧，蹈腾昆仑^⑨，排阊阖^⑩，沦天门^⑪。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辔^⑫，不能与之争先。

注释：

- ①冯夷、大丙：神话中两位能驾御阴阳的天神。
- ②雷车：原作“云车”，从王念孙说改。
- ③六：原作“入”，从王念孙说改。王氏谓：“以雷为车，以云霓为六马。”
- ④骖：驰骋。恍(huǎng)忽：虚无荒远之地。
- ⑤极：极远之地。
- ⑥景：同“影”。
- ⑦扶摇：盘旋直上的旋风。扞(zhǎn)抱：旋转缠绕。羊角：转曲萦行的旋风。
- ⑧经：行。纪：通。
- ⑨蹈腾：踏上。昆仑：神话中的神山。
- ⑩排：开。阊阖：原注说：“始升天之门也。”
- ⑪沦：进入。天门：原注说：“上帝所居紫微官门也。”
- ⑫策：马鞭。辘(zhuì)：马鞭末端的尖刺。原作“辘”，据王念孙说改。

译文：

从前冯夷、大丙二位得道神人驾御，乘坐雷公之车，以六条彩虹作马，遨游在微茫的雾气中，驰骋在虚无迷茫的境界里，经过极其高远之处。经过霜雪不留下痕迹，日光也映照不出阴影，如同旋风盘旋而上，越过高山大川，登上昆仑之巅，开天门，入帝宫。近世的车夫，即使车轻马健、鞭子强劲，鞭刺锐利，也没有办法和冯夷、大丙一争高低。

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①，澹然无虑^②；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③；可以步而步，可

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④，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遍照^⑤，复守以全^⑥；经营四隅^⑦，还反于枢。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⑧，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⑨，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

注释：

- ①大丈夫：比喻体道之人。
 ②澹：杨树达说通“澹”(dàn)，安定。
 ③大区：天地之间。
 ④霄霓(zhào)：虚无深幽。王念孙说：“虚无寂漠之意。”
 ⑤刘：同“浏”。遍：原作“偏”，据杨树达、张双棣之说改。
 ⑥全：纯粹。
 ⑦经营：周游往来。
 ⑧支：同“肢”。
 ⑨八纮(hóng)：指九州大地之外极远之处。九野：天区的九个部分。形埒(liè)：界限。

译文：

所以修道之人恬淡坦荡，无所思虑；他们以天穹为车盖，以大地为车厢，以四季作良马，以阴阳为车夫；乘着白云冲上九霄，与自然造化同行；放开思绪，随心遂性地驰骋在宇宙中；想慢就慢，想快就快；喝令雨师清洒道路，呼唤风伯扫除